



一位醫務助手的故事

羅慶謀*

南方要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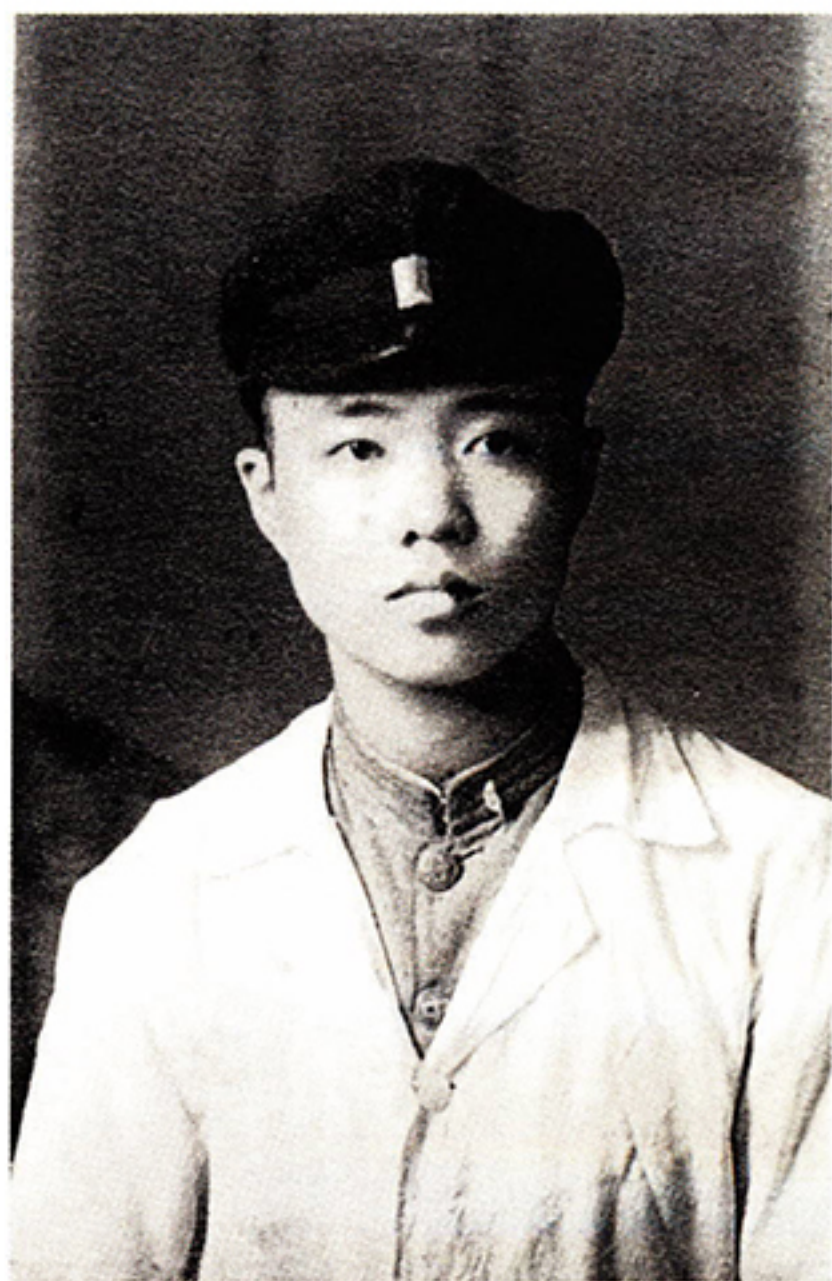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六（日本昭和元）年在臺灣出生的我，於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三月底，從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國立新竹高中前身）第四學年退學，繼於同年四月四日轉入臺灣總督府南方要員鍊成所第二部第三科，接受為期一年的醫務衛生技術員（簡稱醫務助手）培訓。

當年在臺灣，醫務助手的培訓，原由臺灣總督府所屬的博愛會設立醫務衛生技術員養成所，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內辦理訓練。至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改由臺灣總督府設立南方要員鍊成所，接辦醫務助手訓練。

當時，距中日戰爭爆發已六年，自日本發動大東亞（太平洋）戰爭已一年多，配合日本的南進戰略而設立的南方要員鍊成所，由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齋藤樹兼任所長，訓練日

軍佔領下的南方（東南亞地區）需要人員（稱南方要員），包括該所第一部訓練的農業人員及第二部訓練的醫事人員，派遣到南方，以應完遂其「聖戰」需要。

南方要員鍊成所第二部，分設四科：第一科召訓醫師；第二科召訓乙種醫師（無醫學院校學歷，限制開業地區的醫師，稱限地開業醫或乙種醫師）；第



作者羅慶謀在南方要員鍊成所受訓時的照片。學生帽上有「熱醫」帽徽，學生服衣領上有臺灣島圖形中有「熱醫」兩字的小領章。

* 羅慶謀 新竹汽車客運公司副總經理、諮議、董事

三科招訓醫務助手；第四科招訓看護助手。其中，第一、二兩科的召訓對象，均包括日本人及台灣人；醫務助手及看護助手則招訓台灣青年；除看護助手是女性外，其餘都是男性。

第二部第三科，沿用原醫務衛生技術員養成所教室，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內辦理訓練。熱帶醫學研究所以簡稱「熱研」(nekken)聞名，地址在臺北市幸町一番地（該所經改建為現在中山南路的教育部）。宿舍設在臺北市宮前町二七九番地，是將原基督教神學校校舍改充第二部第一、二、三科的學生宿舍（原址經改建為現在中山北路的台泥大樓），由舍監江崎（陸軍衛生兵中尉）、藤本（總督府屬官）兩人輪值管理，我住在一樓的第一號寢室。

三科生——醫務助手

第二部第三科學生（稱三科生），是考選五年制中等學校修習四年以上者或「專門學校入學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者，我們是第二期學生，共錄取九十二人。

當時日本政府，除已先後實施台灣人的「陸軍特別志願兵」和「海軍特別志願兵」外，並決定要進一步在台灣實施徵兵。因此，有不少人是想以投入「南方要員」去當「軍屬」（軍隊、軍事機關的文職人員）而避免當兵，或以所學醫務助手專長去當衛生兵而報考三科生。

另一方面，當年臺灣的醫學教育機關，只有臺北帝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前身）醫學部及醫學專門部。其中，以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改制而成立的醫學專門部，考選五年制中學畢業生，授業四年畢業，授予臺灣醫學士學位；醫學部考選三年制高等學校畢業生（中學修習四年以上即能報考高等學校），授業四年畢業，授予醫學士學位，名額有限，入學之門非常狹窄。不過，想在臺灣

行醫，除在臺灣或到日本、中國青島就讀醫學院校外，還可以通過臺灣乙種醫師考試而獲得限地開業醫的資格，而醫務助手的學、經歷，是走向乙種醫師的最好途徑。因此，許多三科生除為了求職就業外，也希望將來考取乙種醫師而投入醫務助手的行列。在受訓中，大內恆教授（醫學博士，教熱帶病學、馬來語及馬來地區情況）曾經為鼓舞學習意願而透露說：「關於各位的將來，雖然還在密議中，不過，臺灣乙種醫師的報考資格，可能改為以三科生出身者為限。」

三科生受訓期間受公費待遇，按月支給津貼四十六圓，供膳宿（每月膳費三十四圓由津貼中繳付），服裝自理。雖無制服，但我們仍然把醫務衛生技術員養成所時代訂製的以「熱醫」兩字所構成的金黃色帽徽，釘上日常戴的戰鬥帽上或私下戴的學生帽上；在衣領左邊，則別上青藍色的臺灣島圖型中有金黃色「熱醫」兩字的小領章。



「熱醫」帽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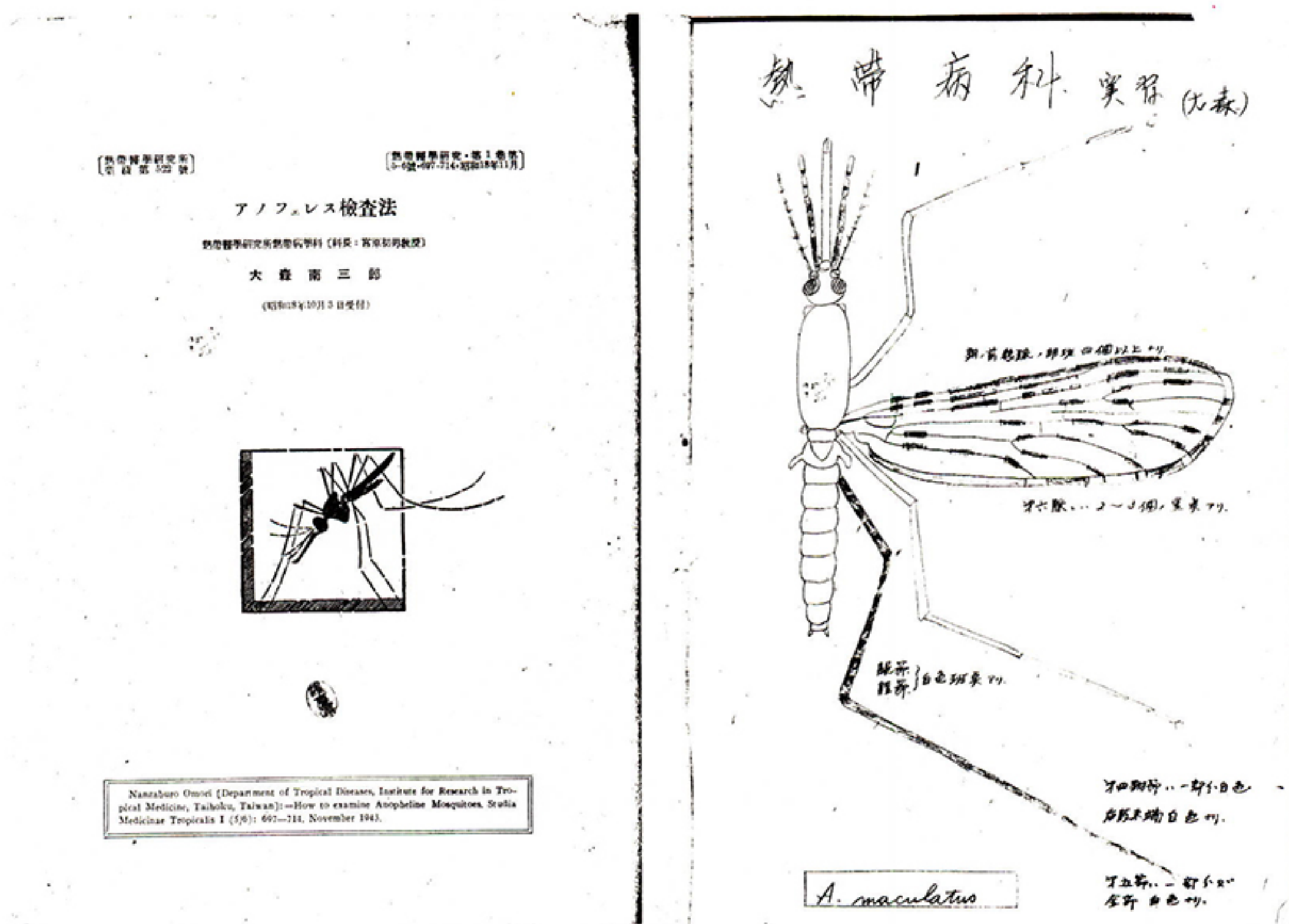
（帽徽原物無存，本圖係作者依據記錄繪製）

醫務助手的培訓課程

醫務助手的培訓課程如下：

- 一、學科：瘧疾學、寄生蟲學、藥草學、衛生學、調劑學、細菌學、熱帶病學、解剖學、生化學、化學、物理學、原蟲性疾患、主要疾病概說、營養學、生理學、藥化學、護理學、統計學、公民、戰疫瘧疾史、馬來語、馬來地區情況。
- 二、實習：瘧疾學（瘧疾原蟲檢驗：採血、製作血液塗抹標本、染色『Giemsa染色·原蟲染色熱研法』、顯微鏡檢查、原蟲無名標本鑑別）、寄生蟲學（

糞便檢查)、衛生學(氣溫・濕度・空氣冷卻率・風速・日射量・紫外線吸收量之測定)、血壓測定、血球數計算、水質檢驗、尿蛋白・尿糖・尿中血色素檢查、繃帶包紮、醫用昆蟲學(瘧蚊雌成蟲・幼蟲的鑑別)、統計學、細菌學(培養基的製造、細菌的培養・染色與顯微鏡檢查、試驗凝集反應、定量凝集反應)、血型檢驗。



教材「アノフェレス (anopheles 瘧蚊) 検査法」封面影本。(本件は大森南三郎教授著作，原本内容共十六頁，完整保存，可提供學術機關參考)

作者熱帯病科(瘧蚊鑑別)實習筆記の首頁影本。

實習課程大部分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內實施，一部分到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實習。實習課程中，做得最多、印象最深、最感興趣的是瘧蚊鑑別（包括當時已經發現的臺灣產十六種瘧蚊的幼蟲、雌成蟲的鑑別）和瘧疾原蟲檢驗（包括間日瘧、三日瘧、惡性瘧及卵形瘧原蟲無名標本的鑑別）。三科生都通過這兩種鑑別技術的測驗，具備了鑑別瘧疾原蟲和瘧蚊的基本技能。

洗腦

原定修業一年的醫務助手培養訓練，配合人力動員需要，提前結束。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三科生到台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研修所，接受為期一週的精神鍛鍊，也就是當年出於「神道」的日本式的洗腦。

研修所設在台北市大直，位於臺灣神社（經改建為現在的圓山大飯店）後山背面的山麓。所內大禮堂設置神壇，奉祀日本皇室祖先「天照大神」。我們每天在此神壇前「榻榻米」（日式草蓆）上正坐，在穿白色日本衣服的神官指導下，行拜神禮，聆聽神道的講義，叫我們無條件相信天皇為神，服從於神，為天皇效命。每天清晨，在禊場（みそぎば misogi ba，是一個大水池），大家脫光衣服，只繫上兜襠布，走進水中行祓禊儀式。晚上在大禮堂神壇前正坐，合掌、低頭、閉眼，大聲不斷地唸出天照大神（a ma te ra su o o mi ka mi）的名號達一個鐘頭以上。此外，也有靜坐課程，學習靜坐。

洗腦於九月三日拍攝合照後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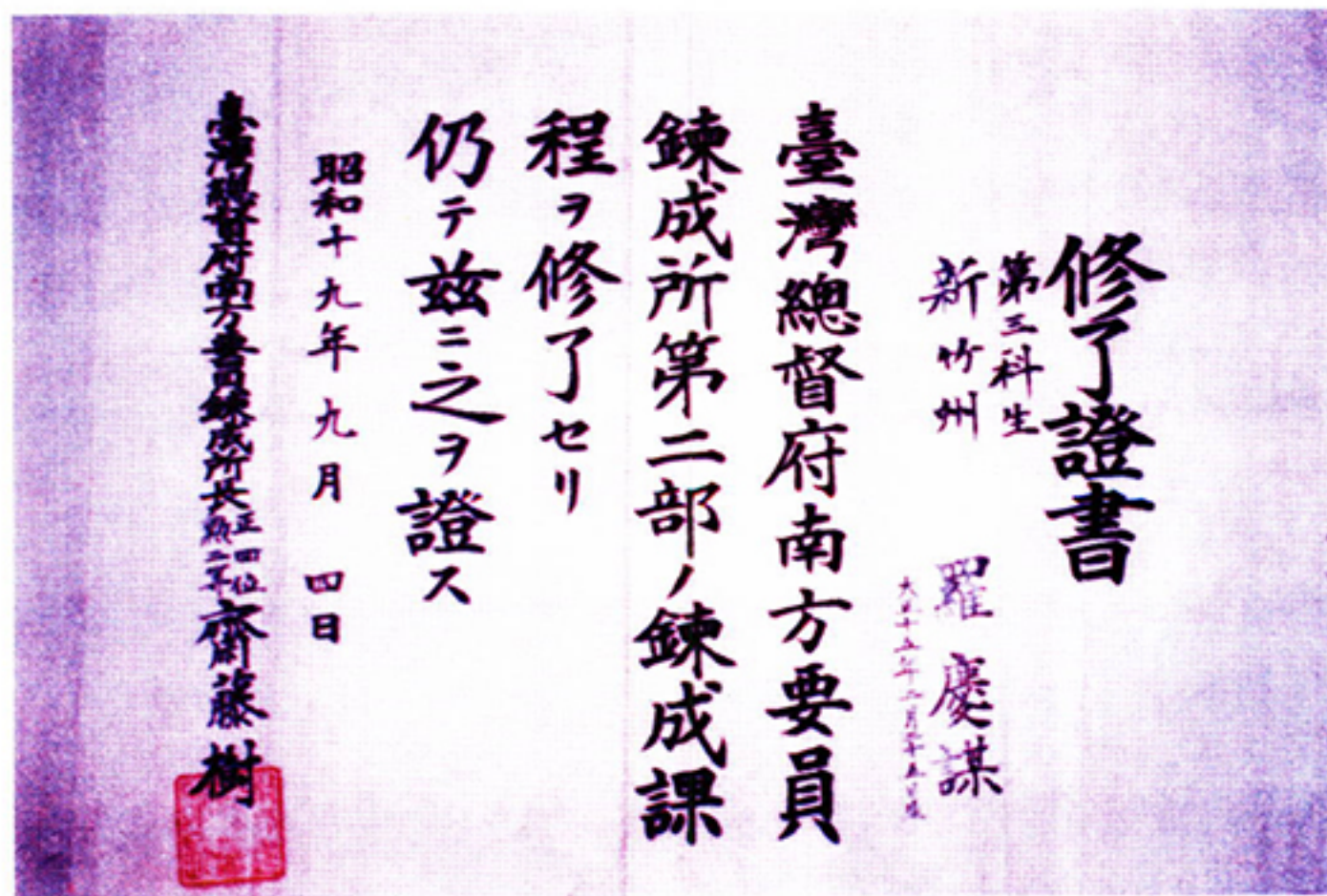
結業分發

一九四四 (昭和十九) 年九月四日上午十時，在熱帶醫學研究所舉行三科生的結業式。由兼任第二部代理部長的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曾田課長主持，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下條久馬一博士、第三科兼任科長登倉教授、大內恆博士、江崎舍監等列席。禮成後在大門前拍紀念合照，然後進行茶話會，由學生發表受訓感想、惜別。會後領取「修了證書」和最後一次津貼，繳清膳費，各自賦歸。我搭乘臺北下午三時二十分開的南下火車，至新竹轉乘巴士回鄉 (新竹州竹東郡竹東街，今新竹縣竹東鎮) 待命。



昭和十九 (一九四四) 年九月三日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研修所「第二回南方派遣醫務衛生要員鍊成會」結訓合照影本

臺灣總督府南方要員鍊成所修了證書 (結業證書) 照片



待命第九天的九月十三日正午，接到以警察電話連絡竹東警察派出所轉來的集合命令，乃於九月十五日上臺北，十六日上午到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報到，聽取分發命令。當天報到的還有一科生數人及三科同學二十多人。我和吳祥昌同學被分發到花蓮港第一青年特別鍊成所，經與吳同學約好於第二天出發及預定搭乘的火車班次後，在當天下午回鄉，準備赴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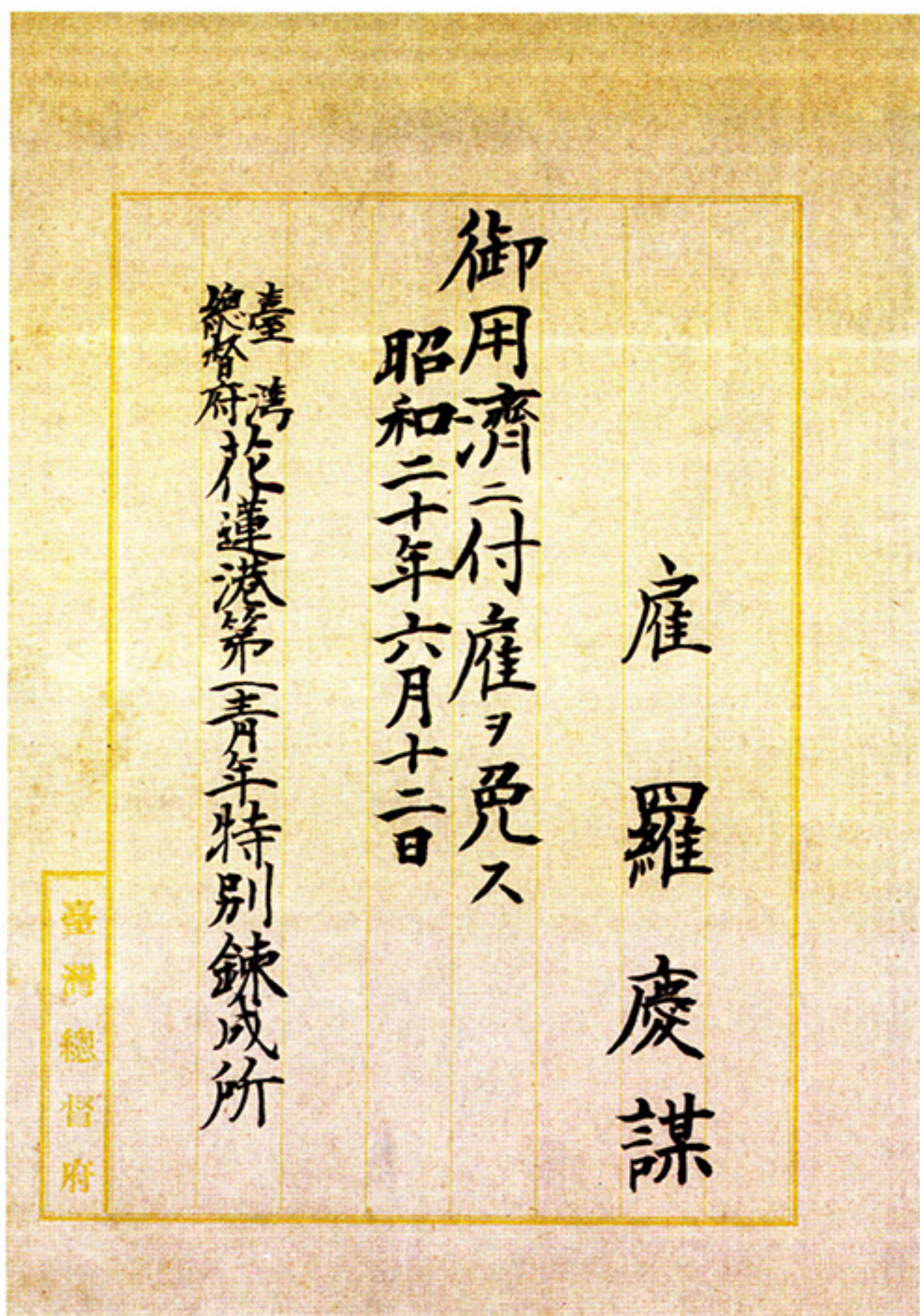
初次到花蓮上任

九月十七日告別父母出發，坐巴士到新竹轉搭北上火車，在湖口站和吳祥昌同學會合，到基隆後第一次搭乘往蘇澳的火車。到蘇澳時已經入夜，在實施燈火管制中摸黑找旅社，都是客滿，最後勉強投宿蘇澳旅館。我們兩個人擠在同一塊「榻榻米」上睡。據說，往花蓮港的巴士班次不多，旅客過多時買不到車票的人需住宿等候乘車機會，因此常常造成旅社客滿。

第二天(十八日)早上，搭巴士繼續前往花蓮港。當時，蘇花公路(稱臨海道路)又窄又彎而實施行車管制。當天，有六部巴士成一隊一起行駛，途中停靠大濁水，乘客下車用午餐，然後繼續前行。到花蓮港後，先到花蓮港廳(縣政府)教育課報告到任，然後帶著行李步行一個多鐘頭，走到花蓮港第一青年特別鍊成所。該所位於花蓮港廳花蓮郡吉野(yosino)庄三九〇番地，當地地名「サバト」(sabato)，鍊成所四周是一片野地，無人居住。吉野庄是當年的日本移民村，現在是花蓮縣吉安鄉。

拜命醫務小隊長

青年特別鍊成所直屬於台灣總督府，分設於臺灣各地，依據「臺灣青年特別鍊成令」召集臺灣役齡青年（在所裡稱隊員），施行每期三個月的軍事訓練及從事勞動服務，如挖防空壕、洞、整理軍事用地等。我們的所長是日本人細野浩三，下置教官（稱中隊長，日本人）、助教（稱小隊長，以原『勤行報國青年隊』隊員之台灣青年充任）；設醫務室，置醫師及醫務助手，掌理醫療保健業務。我們醫務室的醫師由花蓮港病院（衛生署花蓮醫院前身）的日本人醫師阪中岸郎兼任，每週前來二至三天。醫務助手的正式職稱為雇（雇員），比照助教稱醫務小隊長，起薪四十五圓，每月連同津貼、旅費共領到五十二圓左右。任職三月餘，自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一月升薪五圓，月支五十圓，同年四月一日再升薪五圓，月支五十五圓。



臺灣總督府花蓮港第一青年特別鍊成所免職令影本。

醫務助手的工作

醫務助手協助醫師辦理醫療保健工作，包括隊員健康檢查、病歷管理、醫療藥品、器具管理、調劑、瘧疾採血檢驗及瘧疾患者服藥管理、砂眼治療、隔離病房患者護理（體溫測定、給藥、打針等）、急病重症患者緊急送醫及有關衛生、防疫工作。

每天例行工作之一，是瘧疾患者的服藥管理。隊員入所後，會同荖萊病院派來人員實施集體採血檢驗，經診斷血中帶有瘧疾原蟲者，每天定時集合，逐一發給奎寧藥丸，監視每一個人當場確實服用，以免有人規避服藥。

例行工作之二，是砂眼治療。隊員入所後實施健康檢查，經醫師診斷患砂眼者，每天定時集合，實施治療。砂眼的治療，是用左手拇指和食指翻開患者的上眼皮，右手拿生理食鹽水壺沖洗眼睛，洗完放下鹽水壺，拿起點眼器點上眼藥水，然後，把左手指用消毒藥水消毒，再進行另一隻眼的治療。砂眼患者多時達二百三十多人，因吳祥昌同學於到任一個多月後因病請假返鄉療養，由我一人承擔兩人工作，一天治療四百多顆眼睛，相當費時。後來為免影響隊員起居作息時間，選調隊員一人，練習砂眼治療，協助治療砂眼。吳祥昌同學自請假返鄉療養後，病情未見好轉，直到假期屆滿而離職，遺缺一直未補。

例行工作之三，是督導燻煙滅蚊。每天晚上，為了防止瘧疾的傳染，所有寢室除了吊掛蚊帳外，並實施燻煙滅蚊。燻煙的用料，是調派隊員到一サバト一溪河邊砂地採集的野生艾草，由各寢室輪值守夜隊員擔任燻煙工作。

當年也流行赤痢，隊員中亦有感染赤痢者，患者發燒、腹痛、瀉肚、裏急後重，成人致命率為一〇%，因此都要送到花蓮港病院醫治。鍊成所並無腳踏車以外的交通工具，因此，症狀較輕者，由醫務助手率領步行送往就醫，症狀嚴重者，在醫務助手率領下用八個隊員抬的擔架送醫。白天送醫還好，晚上要在黑暗中摸索行走，辛苦非常。

一九四四 (昭和十九) 年十月十八日，任職剛滿一個月，接到「第二國民兵役警備召集待命令狀」，準備隨時應召當兵。其後，一九四五 (昭和二十) 年三月六日，應召到花蓮港廳玉里 (今花蓮縣玉里鎮) 旭國民學校，接受第二國民兵役「簡閱點呼」 (查閱點名)。

一九四五 (昭和二十) 年六月四日，接到花蓮港廳轉達總督府命令，要我立即出發到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接受派遣。當即清理移交事項，結束歷時八個多月的青年特別鍊成所醫務助手工作，離開花蓮港，直接到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報到，聽候派遣。當時，蘇花公路的巴士，是用大卡車代替大客車載客，無車廂也無座椅，並且為免遭盟軍「艦砲射擊」，只在晚上摸黑慢行，驚險萬分。到了臺北後才知道，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已經疏散到臺北市郊，在新店溪河邊的臨時疏散木屋辦公。

受任臺灣軍臨時防疫部軍屬

一九四五 (昭和二十) 年六月十二日，依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指示，前往駐在臺北帝國大學 (當時已停課) 內的「臺灣軍臨時防疫部」報到，拜命陸軍軍屬，日薪一圓五錢 (一元五分)，一個月薪津共九十圓左右。當天獲准臨時外出回鄉省親，至六月十五日回隊。後來收到花蓮港第一青年特別鍊成所同年六月十二日生效的免職令。

臺灣軍臨時防疫部的部隊番號是：台二一一三六部隊，部隊長是陸軍軍醫少佐 (少校) 三谷恆夫，因此又稱「三谷隊」。當時的三谷隊，除少數軍、士官在隊本部辦事外，其餘士兵都駐在臺北州新店 (今臺北縣新店市) 安坑的山坡地，進行建造兵營。我於六月十五日回隊後，當天下午隨軍醫杉田少尉 (醫學博士) 搭乘部隊的卡車，到新店安坑的修建隊部報到，開始軍中生活。

修建隊裡有衛生兵軍曹 (中士)、伍長 (下士) 各一人及上等兵、一等兵共

八人，都是來自日本本土的老兵。其餘的兵都是台灣青年，在他們軍服上紅色的階級章上面沒有星，他們的階級是在一顆星的二等兵之下。這些台灣新兵，雖在衛生部隊，但並未受過衛生兵訓練，因此，他們的任務是擔任建造兵營的勞力工作。

修建隊裡，還有主辦建造蓋石棉瓦小木屋工程的日本人老木匠軍屬和擔任炊事的台灣人軍屬。我們屬於南方要員的醫務助手軍屬共七人，其中吳子順是和我同期，湯慶禮、邱連水、鄭傳富、葉昌茂及泰村（名不詳）等五人是後期的三科生同學，他們六人都比我先來到三谷隊。

醫務助手無用武之地

醫務助手雖然是技術人員，但在修建隊進行建造兵營期間，並無用武之地，每天和其他士兵一起從事建造小屋工作，包括挖土、整地、搬運建材（如大小木材、竹材、石棉瓦、防水布、水泥、砂石等）及衛生器材。所有工作，除挖土、整地有用鋤頭、十字鍬等手工具外，其餘的搬運工作，並無工具，是完全靠雙手和體力的「苦力」。從事這些苦力的服裝，是頭戴戰鬥帽，上身赤裸，下穿短褲及打赤腳。當時，三谷隊沒有可發的軍服，因此我們醫務助手的服裝（帽衣褲鞋襪及綁腿）都是自備的。

做苦力兩週後的六月二十八日，我被調到部隊本部的電氣消毒研究班，參與利用電氣消滅水中病菌的研究工作。研究班由部隊長三谷少佐領導，在臺北市水源地（自來水廠）內進行研究。可是，主要的消毒成果的檢查工作，是由三谷隊長和叫兒玉（名字、職稱不詳）的日本人辦理，我只擔任準備作業而感到洩氣。在電氣消毒研究班工作沒有幾天，因人力不足而被調回安坑。

在安坑山坡地建造的小屋次第完成，大部分充士兵宿舍，其餘充各種工作室及倉庫。我們軍屬也從租借的民房宿舍搬出，一起住進在山坡地最上面的

第二號營房。

時至七月，培養基室、檢驗室等設備終於完成，開始辦理防疫業務。醫務助手也離開建築工地，在所屬工作室工作，我和吳子順同在培養基室工作，其餘士兵繼續從事未完成的建築工作。

培養基室設有製造培養基用的蒸氣鍋（是利用大汽油桶做的）及燒煤炭的爐子。為了準備所需燃料，我和吳子順一起推拉一輛大八車（排子車）到公館崙的煤礦，先用鐵鍬從煤炭堆鏟起煤炭篩選煤塊，然後搬到車上運回。來回費時六個鐘頭，在炎陽下汗流浹背，加之山路崎嶇難行，又要忍受飢餓，辛苦備嚐。培養基室在酷熱的夏天，還要在蒸氣鍋爐子燃燒煤炭，因此特別炎熱難受。

日本戰敗，部隊解散

三谷隊的主要任務，是對於從戰地調動來臺的部隊官兵實施集體檢疫，將各部隊送來的大量檢體加以檢驗，並依檢驗結果採取必要防疫措施。當在安坑的三谷隊逐漸完成設營及檢疫設備而可以發揮防疫功能之際，日本天皇於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頒布了終戰的詔書。三谷隊全體官兵於八月十五日中午集合，恭聽天皇親口宣讀終戰詔書的「玉音放送（廣播）」。然而，因收音機品質太差，聽不清楚天皇在講什麼。指揮官傳達情報說：「因事態不得已，終於媾和」，我們才知道日本戰敗。

部隊依上級指示處理善後，八月二十三日完成收拾後，於下午兩點撤離安坑，下午五點回到臺北帝國大學內的三谷隊本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舉行部隊解散儀式，由部隊長三谷少佐主持，宣布解散部隊。我們於吃完在軍中最後的晚餐後賦歸，部隊派卡車送到臺北火車站候車過夜。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早晨坐五點的南下火車，到新竹後就便搭乘卡車到關東橋，然後在炎陽下揹著行李走路，正午時分回到家，結束將近一年的醫務助手生涯。

同學多失連絡

其他同學，除少數同住一室或有同學、同鄉等關係而成知交者外，多失去連絡，不知道他們在走出「熱研」大門後的經歷如何。在我的名為「心うるわしきはらからの文の集ひ」（心地美好的同胞文集）的紀念冊裡留下贈言的有：蔡金源、大元 勳（十八歲，號青陽）、黃雲瑟、賴啟河、蔡廷陞（南二中出身）、李萬春、簡瑞斌、郭兆溪、宋玉峰、郭茂林（署名老猿）、蔡禎、萩原茂男、黃洲祥、高成銘、林茂生、王則能等十六人，但能保持連絡的也沒有幾人。據云，有人直接被派遣到南方去，有人先分發到臺灣各地的青年特別鍊成所（如吳子順分到臺中第一青年特別鍊成所、謝集秀派到在桃園的新竹第三青年特別鍊成所、蔡禎配到高雄青年特別鍊成所）或開闢軍用道路工地的診療室（如賴啟河、簡瑞斌、蕭蔡芳等）、瘧疾防遏所等偏僻地方的醫療、防疫單位，然後再調到在臺灣的軍隊或派遣到南方。

幸與不幸

在大東亞（太平洋）戰爭中參與日本軍事行動，當然會遭遇不幸，如新竹商業學校（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前身）第一期出身的新竹市人蔡金元、李萬春及陳錫鈴三同學中，陳、李兩人派遣到南方後就沒有回來，其中李萬春是獨子。其他不知還有那些同學不幸喪命他鄉異域。

當然也有幸運的人，如新竹中學早我一期的苗栗縣頭份鎮人黃雲瑟（在受訓中擔任三科生隊長），雖在派去南方的途中坐船遭擊沈而身陷海中，但幸免罹難。劫後歸來，在屏東縣潮州的臺灣省瘧疾研究所服務，後來受聘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顧問團，在沙勞越的古晉貢獻所學。

重新出發

所有幸運者，包括我在內，隨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重新出發。

保持初衷的人，繼續走原來路線，在臺灣各海港檢疫所、衛生所、臺灣省政府衛生處（郭茂林）、臺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蔡禎）、瘧疾研究所（黃雲瑟）、預防醫學研究所（郭兆溪）等衛生醫務單位服務。也有更上一層樓取得醫師資格的人，如蔡廷陞（臺北縣板橋市蔡醫院，臺灣大學醫學士）、賴啟河（臺北市啟安內科·老人科醫院）、簡瑞斌（臺中縣后里鄉永安內科診所）、王則能（臺北縣瑞芳鎮瑞三礦業公司附設醫務所）等人。

臺灣地區的瘧疾，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經國人繼續努力防治而告根絕，因而在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四日獲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派代表前來頒發「臺灣地區瘧疾根除登錄書」，由內政部長連震東代表接受。對此成就，當年保持初衷繼續參與防瘧工作的同學，可說功不可沒。

放棄初衷的人，分別走上和醫務不相關的新跑道，在各行各業中謀求發展。在軍中同事的吳子順，原出身彰化商業學校，轉入彰化銀行，晉升至分行經理。我因急於求職就業而變換了跑道，並沒有回過頭，因此，我的醫務助手的故事，到此就沒有下文了。

難忘往事

不過，直到現在，每當傳來登革熱的消息，都會想起當年受訓中的一段往事。那是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七月十日，三科生實施熱帶病學的考試，試題只有一個申論題。主講教授大內博士在黑板上寫了考試的題目「デング熱」（dengunets 登革熱）四個字，然後說：「考試的目的不在於使學生為難，如有不瞭解的地方，互相交換意見，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說完，就走

。

大內教授生長於法國，在新加坡從事熱帶病的研究十多年，懂英、法文和馬來語，日常上課都用「紳士諸君」稱呼學生，講起課來，親切、生動而幽默，是大家最敬愛的老師。當他公開宣布考試不妨作弊並不在場監考之後，日常被稱呼為「紳士諸君」而感動的我們，自然得保持紳士風度，大家不約而同的各憑本事，規規矩矩的作答，沒有人有交頭接耳或任何不紳士的舉動。這一科考試，我得九十五分，印象特別深刻，歷久不忘！